

本草思辨錄
下卷

本草思辨錄卷三

山陰周巖伯度甫著

薤白

藥之辛温而滑澤者。惟薤白爲然。最能通胸中之陽。與散大腸之結。故仲聖治胸痹用薤白。治泄利下重亦用薤白。但胸痹爲陽微。痢則有冷有熱。第藉以疏利壅滯。故外臺於冷痢熱痢。皆有治以薤白者。

生薑

生薑是老薑所生之子薑。乾薑則老薑造成者。故乾薑得秋氣多。功兼收斂。生薑得夏氣多。功主橫散。乾薑温太陰之陰。生薑宣陽明之陽。一藏一府。亦治分

母子。

生薑氣薄發洩。能由胃通肺以散邪。凡外感鼻塞與噫氣嘔吐胸痹喉閒凝痰結氣皆主之。惟不能治欬。小柴胡湯欬去生薑。痰飲門凡言欬者亦皆無生薑。以生薑純乎辛散。適以傷肺。不能止欬。太陽病表不解而有欬。如小青龍湯尙不用生薑。何論他經。乃肺痿門之欬有用之者。肺家邪實。非太陽之表病。比正不妨與麻黃同洩肺邪。厚朴麻黃湯有麻黃而不用生薑者。以脈浮則外達自易。已有麻黃散表。石膏清熱。便當以乾薑溫而斂之。澤漆湯無麻黃而卽用生薑者。脈沈則有伏飲在裏。澤漆紫參輩之苦寒。所以

驅之於下。生薑桂枝等之辛甘。所以和之於上。用麻黃則失之上散。用乾薑則嫌於中守也。或曰。小青龍湯射干麻黃湯真武湯皆有水飲而欬。而一用乾薑一用生薑一用生薑乾薑並用。何治之不得若是耶。曰。此正方義之當尋究者矣。小青龍湯外寒與內飲相搏。麻黃桂枝所以散外寒。細辛半夏所以蠲內飲。以芍藥輔辛夏。則水氣必由小便而去。此內外分解之法。不宜重擾其肺。使內外連橫。故溫肺之乾薑斂肺之五味則進之。而劫肺之生薑則退之也。射干麻黃湯喉中水雞聲。乃火吸其痰。痰不得下而作聲。其始必有風寒外邪。襲入於肺。故欬而上氣。

與小青龍相似而實有不同。彼用麻黃爲發太陽之表邪，必得加桂。此用麻黃但搜肺家之伏邪，不必有桂。彼以辛夏蠲飲，法當溫肺。溫肺故用乾薑。此以辛夏蠲飲，法當清肺。清肺故用射干。彼導心下之水走小便，故加芍藥。此散上逆之痰在喉中，故加生薑。蓋乾薑不獨增肺熱，而亦非肺家散劑也。眞武湯因發汗太過，引動腎水上泛，爲悸爲眩，爲身瞤，非眞陽本虛，不至於是。方名眞武，是表熱不足慮，而寒水必當亟鎮。附子補陽，白朮崇土，所以鎮寒水者至矣。驅已泛之水以歸於壑，則苓芍不可無。散逆氣逐陰邪，以旋轉其病機，則生薑尤不可缺。若水寒射肺而有欬。

亦卽治以肺欬之藥加細辛乾薑五味欬非主病與
小青龍有閒故小青龍細辛乾薑各三兩而此止各
一兩生薑乃證中要藥不以有乾薑而去之也

生薑瀉心湯有生薑又用乾薑以生薑治乾噫食臭
乾薑治腹鳴下利也

通脈四逆湯有乾薑又加生薑以乾薑止利通脈生
薑散寒治嘔也

生薑去臭氣通神明其用全在於肺胃而胃與脾以
膜相連故脾家氣分有治之者如厚朴生薑甘草半
夏人參湯治腹脹是也血分亦有治者如當歸生薑
羊肉湯治腹痛是也驅使之妙不在一物而在全方

是故制方尤難於識藥。

薑棗調營衛與薑多於棗之義詳見大棗。其有生薑無大棗者。仲聖每與桂枝半夏橘紅等物並用。重在營陽。故不取大棗之甘壅。

乾薑

乾薑以母薑去皮依法造之。色黃白而氣味辛溫。體質堅結。爲溫中土之專藥。理中湯用之。正如其本量。其性散不如守。故能由胃達肺而無洩邪出汗止嘔行水之長。炮黑亦入腎。而無附子烏頭之大力。凡仲聖方用乾薑。總不外乎溫中。其故可玩索而得也。通脈四逆湯卽四逆湯倍加乾薑。脈不出又加人參。

似乾薑與人參皆能通脈。功不止於溫中矣。不知壅
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營。出中焦。中焦泌糟粕。蒸
津液。下利則中焦失職。焉得不脈微欲絕。欲脈之出
自非溫中止利不可。必利止而脈不出。則其故不在
中焦而在主脈之心。然後加以補心通血脈之人參。
非乾薑不通脈。非通脈不關溫中也。

肺痿有得之燥熱。有得之虛冷。虛冷之痿。以甘草乾
薑湯治之。謂乾薑溫肺。是固然矣。豈知金生於土。土
不溫者。上必虛。上虛則不能制下。其頭眩多涎唾者。
土虛也。遺尿小便數者。下虛也。而皆由於中之不溫
也。然則乾薑非不溫肺。惟不越脾以溫肺耳。

或曰。傷寒誤攻其表。服甘草乾薑湯。便厥愈。足溫則乾薑不獨溫中。且更溫下矣。曰。乾薑詎能溫下。惟炮之而後能耳。然雖炮用。其溫下之氣猶不畢貫。更進以芍藥甘草湯。而不貫者始貫。腳始伸而不攣。此其旨甚微。非一二言所得罄焉。夫脈浮自汗出。心煩微惡寒者。邪在表也。小便數。腳攣急者。太陽寒邪襲入少陰。或先有伏寒。因而致劇也。醫以桂枝湯。但攻其表。內有芍藥。酸寒入裏。反增下寒。於是得之卽厥。始而心煩微惡寒者。茲更腎寒而躁。陰中之陽。又隨桂枝外發之勢。而欲越。故咽乾與吐逆並作。此時自汗之表邪。已受治於桂枝。但以炮薑溫下。炙草和中。未

有不陽復而自愈者。而足溫而攣急如故。甯非溫下之力猶有歉哉。然非眞陽虧損。附子可無用也。前爲芍藥所誤者。今乃以芍藥伸腳矣。芍藥何以能然。正惟炮薑以芍藥抑之。而後能盡復其陽也。肺痿何以不更進芍藥甘草湯。以但遺尿小便數而腳不攣急。且炮薑並欲其溫肺也。則謂乾薑若不炮。溫中而不溫下可也。

諸四逆湯治少陰病而用乾薑。似乾薑亦所以溫下。不知少陰寒甚。必上侮及脾。用附子以斬將舉旗。猶當佐乾薑以儲糧堅壁。理中丸乾薑用三兩。以溫中固乾薑責也。四逆湯乾薑用兩半。以溫少陰有附子。

任之。乾薑爲附子後殿也。更觀腎著湯病屬下焦。而方中有脾藥無腎藥。益以見溫下之必當溫中矣。四逆湯重在厥逆。下利是兼證。有乾薑不必有蔥白。白通湯治少陰下利。是正病無兼證。不升其陰氣。以與陽通。則利終不止。故君蔥白而協以薑附。桃花湯乾薑止一兩。則少而又少矣。且無附子無蔥白。何以爲解。曰。此非少陰純寒之證也。以石脂粳米固下和中。略施乾薑。使就溫化。不利其便。不清其血。而但止其利。法之至超至妙者也。若赤石脂禹餘糧湯。利在下焦。而治以中焦藥。不應。則桃花湯之有乾薑。不尙於中宮有涉哉。

乾薑溫脾而上及肺。以治肺欬而下連脾。正爲相當。如小青龍湯以乾薑治寒欬而用至三兩。微利亦不去。乾薑是也。

本經乾薑主止血。仁齋直指云。血遇熱則宣行。故止血多用涼藥。然亦有氣虛挾寒。陰陽不相爲守。營氣虛散。血亦錯行者。竊謂血統於脾。營出中焦。營氣虛散之證。非溫中土不可。金匱膠艾湯無乾薑而千金方有之。黃土湯雖無乾薑而竈中黃土。其用與乾薑無二。乾薑溫中。自有止血之理。雖然不能無佐使之品也。大抵吐血而至不止。則在上者宜抑之。漏血而至不止。則在下者宜舉之。凡用柏葉阿膠之類爲佐。

使者所以導血歸經。用黃芩童便之類爲佐使者。所以養陰和陽。非能抑之能舉之也。獨柏葉湯之用馬通。有匪夷所思者。馬之氣最盛者。能使血隨汗出。而一身之物。非性寒卽有毒。惟通溫而無毒。雖穢滓乎。固化氣化血行脈絡之餘。而性能下行者也。此佐乾薑以抑爲止者也。婦人陷經漏下黑不解。膠薑湯主之。黑多由於熱而虛寒之人。血出絡而凝。漸漸變紫變黑。亦未嘗無之。膠薑湯之薑。其爲乾薑無疑。乃陳修園以此二味治是證。一再用之不差。後易乾薑爲生薑。並加阿膠大棗煎服立止。謂生薑散寒升氣。合陷者舉之之義。此與馬通一抑一舉可爲對待。然先

服之乾薑未必無功。或如仲聖法以生乾並用當收效尤捷耳。
仲聖方乾薑黃連並用之證必兼有嘔嘔屬少陽故方中必有黃芩人參少陽專門之藥。蓋少陽爲三陽之樞以黃連降胃陽乾薑升脾陰脾升胃降少陽乃得轉樞此少陽無往來寒熱之治法治在此而效見於彼者也。

苦瓠

大水面目四肢浮腫因在內而證在外也以苦瓠之瓢與子治之則棄其外而取其內也。瓢與子爲一瓠之津液所儲迨其漸乾漸斂氣道力厚鍊津液爲精

華以此馭人身梗化之水。自無不歸命投誠。一遵約
束。然則瓠其何以處之。其氣味則苦寒也。性則就下
也。瓠既就下。而他有不就下者乎。此本經所由殿之
以下水也。

桑耳

木耳之生於桑者。雖
有五色。今但論黑。

桑爲箕星之精。迨其朽也。經盛夏溼熱之蒸騰。結而
爲耳。猶腎液之上朝。故色黑。具好風之本性。故入肝。
是以於血分之溼熱。最能效力。血分之溼熱。惟女子
爲易成病。漏下赤白汗者。陰爲陽迫而下洩也。血病
癥瘕積聚者。陰爲陽遏而致壅也。陰痛陰傷寒熱者。
陰爲陽負而思競也。此陰之不足。非陽之有餘。但當

化陰以升陰。不必抑陽以損陽。桑耳性涼潤而蒸騰上出。所以能化陰以升陰也。

杏仁

杏有脈絡爲心果。仁則主通脈絡之氣而爲肺果。其性直降而兼橫擴。橫擴與直降互相牽制而不得逞。故非加他藥不能橫擴不能直降。然用杏仁於橫擴有兼取其直降者。用杏仁於直降有兼取其橫擴者。證若兩有所需。杏仁亦兩呈其技也。

麻黃湯者。傷寒之汗劑也。旣用麻黃何以又加杏仁。則以杏仁兼能下氣止喘也。表實而邪不得解。固喘邪解而氣不得下亦喘。杏仁旣走表而復入裏。則外

散之氣亦相與由中道而下。是故麻杏甘石湯有麻黃。又有杏仁。則爲治喘。葛根湯有麻黃。無杏仁。則證本無喘。然而麻黃非不治喘。小青龍湯云喘去麻黃加杏仁。又何以有宜不宜之別耶。蓋麻黃者上發心液。亦下通腎氣。小青龍心下之水已與腎藏之水相吸引。若再以麻黃動其腎氣。喘將愈不能止。杏仁肺藥非腎藥。故去彼加此。所謂用杏仁於橫擴兼取其直降者此也。

杏大陷胸丸者。傷寒之下劑也。結胸而云項亦強如柔瘕狀。是項強外與大陷胸湯無異。而證則較重。故彼可速攻而愈。此必變丸而緩攻。杏仁一味專爲項強。